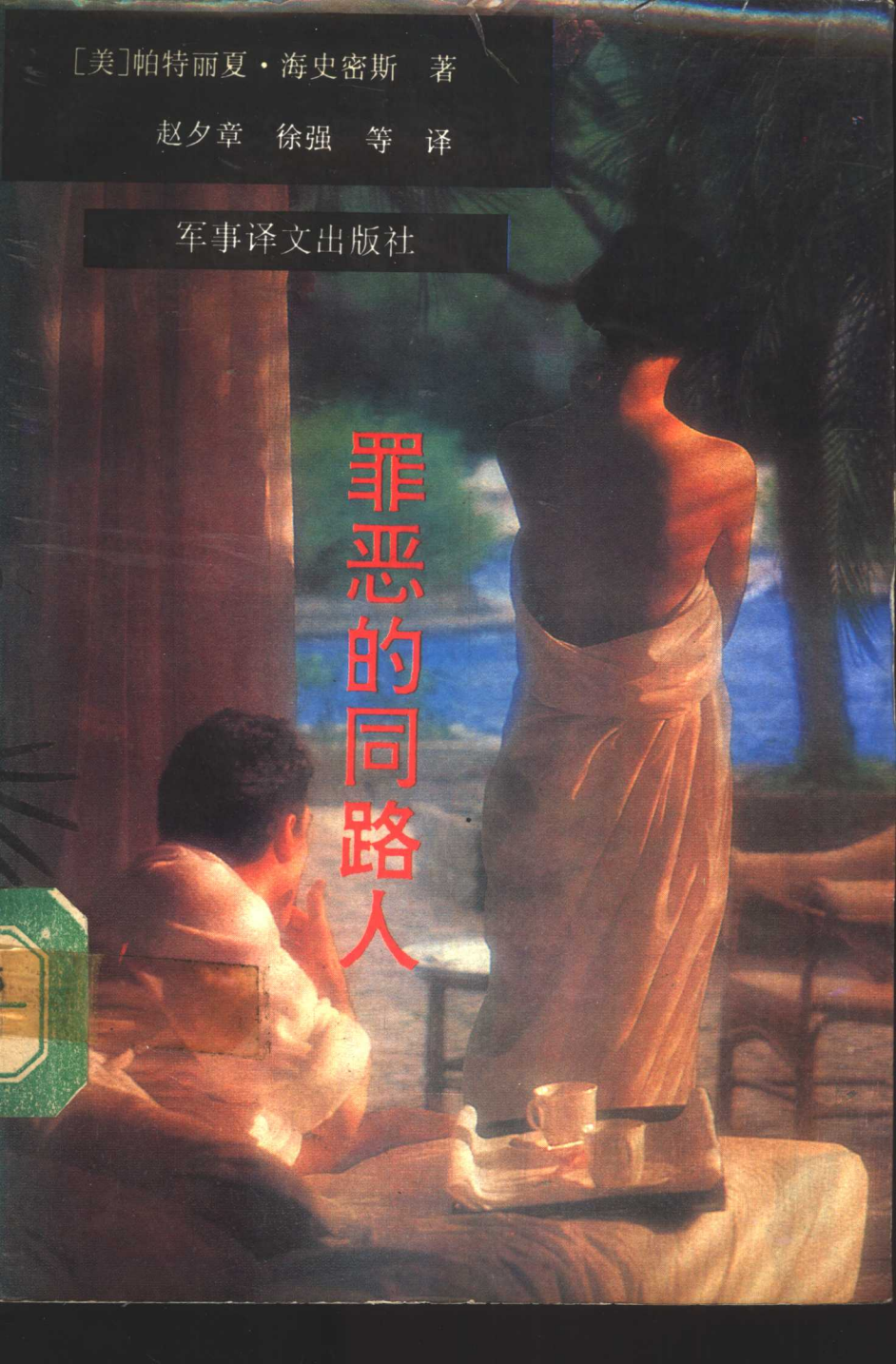


[美]帕特丽夏·海史密斯 著

赵夕章 徐强 等 译

军事译文出版社

罪恶的同路人



罪恶的同路人

〔美〕帕特丽夏·海史密斯 著
赵夕章 徐 强 译
张贵余 刘建华

军事译文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二月

罪恶的同路人

〔美〕帕特丽夏·海史密斯 著

赵夕章 徐 强 译
张贵余 刘建华

•
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政编码：100011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9.2 字数：200千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27-142-0/I·65

定价：4.50元

出 版 说 明

本书作者帕特丽夏·海史密斯是美国青年崇拜的女作家，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。《罪恶的同路人》这部小说，深刻地描写了生活在压抑社会空气中的美国青年，纵情享乐，徘徊迷惘，失望痛苦，寻找解脱，最终走向犯罪道路的心理变态过程。小说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在旅途中相识，互相倾诉了心中的苦恼，然后共同策划了一个互相杀害亲人的罪恶阴谋，他们虽然得逞，却最终未能逃脱良心的折磨和侦探的追踪。

1961.10.10

1

列车在疾驰，不时地发出咆哮声。莽莽的草原连绵起伏，就像一床被随意抖动的巨型棕褐色地毯，上面分布着如此众多的小小站点，迫使列车时停时进，如同在原地徘徊，甚至车速越快，越令人感到列车是陷入时隐时现的起伏之中。

盖伊收回投向窗口的目光，猛地把身体靠在座椅上。

米丽娅姆肯定尽其所能来拖延离婚，他思索着，也许根本就不想离婚，而只是为了钱。真能和她离成婚吗？

他意识到被怨恨搅乱了的思绪，使他在纽约时的有条不紊的思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。他感觉米丽娅姆似乎就在面前，伸手可及，那一脸棕褐色的雀斑，以及浑身散发出的那种不健康的气息，就像车窗外面的大草原，让人觉得压抑而又痛苦。

他茫然地摸出一支香烟。唉，自踏上这节普尔曼车厢，这样的举动已是第十次了。每一次自己都抑制住烟瘾，那么这一次，不管怎样，还是吸一支吧。他把香烟在手表面上弹了两下，看了看手表，时间是5点12分。接着他用嘴角叼住烟卷，从杯状的器皿中取出火柴，点燃了香烟后，用手指夹住，慢慢吸起来。他那双棕色的眼睛频频投向窗外那片迷人的土地，身上那件软料衬衣的领角也渐渐上拱。薄暮开始爬上车窗的玻璃。在幽暗的天色映衬下，他那白色衬领的顶端紧贴颈部，黑发蓬松，显示出一种上世纪的流行式样。他那竖起的头发和长长的鹰钩鼻子也显示出一种刚毅而又不乏

热情的神态。尽管从正面看，他那平展的眉毛和嘴角隐现着冷漠神态；他穿着一条未熨平的法兰绒长裤，裹着他瘦长上身的浅黑色茄克衫显得是那么宽松肥大，当阳光照在上面时又显出淡淡的紫色，一条番茄色的毛料领带也不过是随便打了个结。

他不认为米丽娅姆会真的怀了孩子。这只是她自己坚持这样说。可她那位情人还会想和她结婚吗！他想自己大概陷入了深深的嫉妒中，因为米丽娅姆将要为另一个男人生孩子，而自己和她的孩子呢，却流产了。现在终日折磨他的正是这种耻辱感，一种难以压抑的耻辱感。他在酷热的加热器盖子上压灭了烟头，烟蒂滚落在他的脚旁，恼得他一脚把它踢到加热器下面。

如果在佛罗里达州办理离婚手续，他就有希望得到许多钱。法院肯定会批准他的应得的数额，并且他在这周就可以得到消息，当然还有安妮，想到安妮，他高兴的是很快就可以同她作些安排了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他已在苦恼和惶恐中等了一年多。很快就要自由了！他从内心迸发出一股幸福的快感，整个身体松弛舒服地靠在长毛绒座椅上。3年前他就期望能有这种结果。当然他也可以用钱来买离婚，但他没存下足够的钱。从开始设计生涯起，他很难找到一位既稳定又有高薪的工作，甚至现在仍然如此。米丽娅姆从不要他的收入，可是她却用其它办法来折磨他。

这时，一位高个子年轻人，皮肤白皙，身穿棕褐色套服，在盖伊对面那个空位上坐下来，随即又向内侧蹭去。他面带微笑，微笑中还流露出一丝友好之情。盖伊瞥了瞥他那张苍白的、未长开的小脸，额头正中竟有一个大脓疱。盖伊又把目光投向窗外。

聊天还是打盹？坐在他对面的那位年轻人似乎在盘算着。他的肘部一直顺着窗底框蹭来蹭去，每当他那粗短的眼睫毛睁开，一双充血的灰眼睛就看着盖伊，接着便是柔和的一笑，他也许多喝了点酒，微带醉意。

盖伊打开一本书，可是读了半页，心绪便不安起来。他抬起头来，在车厢的顶板上，一排日光灯闪烁照耀。借助光线，他的眼睛向四周望去，目光停在一个后座背上，一只瘦手夹着一根未点燃的雪茄在不停地比划着。他的目光随即又盯着对面年轻人胸前领带。那条绿色丝质领带，上面画着几株让人难受的桔色棕榈树。长长的身躯，四肢摊开，头向后微仰。也许是为了额头上的那个已经流脓的脓疱或疖，盖伊觉得那张脸还是很有趣的，它看上去既不年轻也不老，既不聪明也不蠢。狭窄而突出的前额，尖翘的下巴，使整张脸看上去像把勺子。然而，他却有着女孩子般光洁的皮肤。

一会儿，盖伊又看起书来。书中的字里行间很合他的口味，也激起了他的忧虑。他在内心问自己，柏拉图究竟给你和米丽娅姆带来了什么教益呢？在纽约时，他也曾这样想过，然而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带着这本书，带着这本中学哲学课程的老读物。或许在探望米丽娅姆的旅途中，这本书能补偿一下自己空虚的心灵。盖伊向窗口望去，从玻璃反光中端详着自己的影子，整理好弄皱的衣领。安妮总是为自己整理衣领。他突然间觉得没有安妮，自己是多么孤独可怜。此时，那位年轻人伸长两腿，慢慢入睡了。盖伊挪动了一下身体，不小心碰到年轻人的脚。他的眼睫毛骤然一抽，迅速睁开，充血的双眼紧紧地盯着盖伊。

“对不起。”盖伊低声说道。

“没关系。”年轻人说着便坐了起来，用力摇了摇脑

袋。“这是去哪儿？”他问道。

“去堪萨斯州。”

这位皮肤白皙的年轻人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金色的小酒瓶，打开盖子，友好地递给盖伊。

“不，谢谢，”盖伊拒绝道。在通道对面的那位女人，盖伊注意到她一直在忙于编织，从未抬起头来。直到酒瓶倒立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，她才向这边瞥了一眼。

“你到哪里？”现在，他面带喜色。

“梅克尔夫。”盖伊回答道。

“哦。那是个漂亮的小镇，梅克尔夫。出差吗？”他很有礼貌地眨了眨那双发炎似的眼睛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

盖伊正看着书，极不情愿地抬起了头，应声道。“建筑。”

“哦，”对方带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兴趣，“修建房屋和其它东西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想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”他躬着身子说道，“布鲁诺。查尔斯·安东尼·布鲁诺。”

盖伊随便握了握他的手，“盖伊·海恩斯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。住在纽约？”嘶哑的男中音变了调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住在长岛，要去圣菲度一个短短的假期。到过圣菲吗？”

盖伊摇了摇头。

“那个城市能使人玩得很开心。”他笑着，露出了参差

不齐的牙齿。“那里的建筑大部分是印度式的，我想。”

一名列车员站在过道上查票，“那是你的坐位？”他问布鲁诺。

布鲁诺斜靠在座椅内侧，显出主人般的神色。“我在隔壁特等包厢。”

“三号？”

“我想一想。对的。”

列车员走开了。

“那些家伙！”布鲁诺低声说道，身体前倾，若有兴致地凝视着窗外。

盖伊又重新看他的书，但是年轻人那种急于表达某种事情的神情，极其令人讨厌，使他难以集中注意力。盖伊打算去吃晚餐，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他的身体却没动。列车再一次减速了。瞧见布鲁诺似乎要开口说话，盖伊站起身来，躲入隔壁的车厢，并且在列车尚未停稳之际，飞身跃到嘎吱作响的地面上。

傍晚的空气，随着有机质的增多，渐渐变得凝重，简直压得盖伊透不过气来。盖伊感到饿极了，两手插在衣袋里，一边踱着方步，一边深深地呼吸着空气，尽管他很讨厌这种气味。此时，天空中出现一道红、绿、白的三色光环，飞快地掠向南方。安妮昨天去墨西哥州时，他揣测着，走的可能也是这条路线。如果当时自己满足她的要求，两人同路到梅克尔夫，那么现在就可以和她在一起了。要不是为了米丽娅姆，他本来可以要求安妮呆上一天，去见见他的母亲。他已经差不多把米丽娅姆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安妮，但他仍难以承受同米丽娅姆见面的顾虑。为了能好好想一想，他曾想独自一人乘车旅行。

列车员大声发出开车的警告，但是盖伊毫不理会，直到列车启动的最后一刻才跳上列车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餐车后面的那个车厢。

侍者刚刚收走盖伊的定餐单，那位皮肤白皙的年轻人便在车厢门口出现了，嘴里含着一支短短的香烟，摇摆着身体，简直有点蛮横无礼。盖伊早已忘记了他，甚至现在他那修长的棕褐色躯体似乎也只是种不愉快的模糊记忆。盖伊看到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我以为你未赶上列车呢。”布鲁诺高兴地说着，拉出一把椅子。

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布鲁诺先生，我想独自呆一会儿。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仔细考虑一下。”

布鲁诺甩掉烫疼指头的香烟，茫然地看着盖伊。“我们可以在我的包厢私下谈，也可以在那里用晚餐，怎么样？”

“谢谢，我宁愿呆在这里。”

“噢，听我的安排。侍者！”布鲁诺拍了拍手。“请把这位先生的定餐送到三号包厢。顺便给我带一盘半熟的法式牛肉和苹果酱，外加两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，速度要快，嘿？”说完，他冲着盖伊轻轻地一笑，笑里充满着一种渴求。“可以吗？”

盖伊细想了一番，站起身来，跟他离去。到底有什么事呢？他的神智完全清醒吗？

除了酒杯和冰块外，根本不需要威士忌酒。鳄鱼皮箱上有贴着黄色商标的四瓶威士忌酒，这是包厢内唯一摆放有序的东西。手提箱和衣橱式衣箱堵塞了过道，只有中间留有一条曲折的小道。箱子上面散落着运动衣，训练器材，羽毛球拍，一包高尔夫球棒，一个照相机，一柳条篮子水果和葡萄

酒，下面垫着紫红纸。靠窗户的座位上零散地放着现代杂志，连环漫画和小说，另外还放着一盒糖果，盖子上系着一条红丝带。

“像个运动员的住处，我想。”布鲁诺突然抱歉道。

“不错。”盖伊微微地一笑。这个包厢引起他的兴趣，给了他一种满意的僻静感。由于面露喜色，浓眉舒展开了，眼睛也显得突出一些，从而改变了他的整个面部表情。他灵活地在箱子之间游动着，就像一只好奇的猫，检查着每一件物品。

“崭新的。还没碰过球呢。”布鲁诺说着，拿起一把羽毛球拍递给了盖伊。“我母亲叫我把这些东西都带上，希望它们能使我置身于酒吧间之外。不管怎样，如果花光了钱，我把它们典当出去也不错。我旅行时，就喜欢喝酒。它能美化一切，对吗？”侍者送来了两杯掺过苏打水的威士忌，布鲁诺拿起酒瓶往杯子里加了一些酒。“请坐。把外套脱了，好吗。”

然而，两人既没有坐下也没有脱下外套，彼此感到无话可谈，尴尬地呆了几分钟。杯子里的酒似乎是纯威士忌，盖伊端起一杯，喝了一口，然后低下头来，瞧着杂乱的地板。布鲁诺的脚长得很古怪，盖伊注意到，要不就是鞋子很别扭。淡棕黄色的鞋子非常窄小，长长的鞋头就像布鲁诺突出的下巴。

“但愿没有惹你生气，”布鲁诺谨慎地说道，“在我走进夜餐车的时候。”

“啊，不。”

“你要在梅克尔夫修建什么？”

“什么打算也没有，”盖伊答道，“我母亲住在那

里。”

“哦，”布鲁诺感兴趣地问道，“去看望她？你出生在那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简直不像一个得克萨斯人，”布鲁诺把牛排和法国炒菜全洒上番茄酱，然后，用叉子叉起一块欧芹，端在手里。“你离家有多久了？”

“大约两年。”

“你父亲也在那里吗？”

“我父亲死了。”

“哦。同母亲相处得好吗？”

盖伊说是不错。尽管盖伊并没过于品味威士忌酒的味道，但仍让人心醉神迷，因为这酒使他想起安妮。每逢喝酒，她总是喝威士忌。这酒就像她一样，金黄的颜色，纯洁无瑕，用精细的工艺酿造而成。“你住在长岛的什么地方？”

“格雷特内尔。”

安妮住在较远的长岛外围。

“我把我住的房子称作狗窝，”布鲁诺继续说道，“它的周围遍布着山茱萸，使房子的主人都产生某种狗窝的感觉。”他突然情不自禁地笑起来，接着又弯曲着身子，开始用餐。

盖伊此时端详着他，但只能看到他那留着稀发的窄小头顶和那个凸出的脓疱。从他看见布鲁诺打盹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去想这个脓疱。可是现在又注意到了它。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令人既可怕又讨厌的东西。以前自己从未见过如此脓疱。

“为什么？”盖伊问道。

“因为我的父亲巴纳德。但我和我的母亲相处得很好。她在几天之内也要来到圣菲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布鲁诺似乎带着一种反驳的口吻说，“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——拍照，打高尔夫球，甚至还可以参加舞会。”他笑了，笑里交织着羞愧与骄傲，但又突然变得无常与幼稚。“你觉得这滑稽可笑吗？”

“不，”盖伊说道。

“我只是希望能有自己的钱。要知道，我从今年就该有工资收入，只是我父亲不让我得到，他把我的收入全都据为己有。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一事实。可我现在得到的钱还没有在学校时多，而且那时一切都不用我花钱。因此我不得不时而从我母亲那里要100美元。”他大胆地微微一笑。

“我真希望你让我付帐。”

“噢，好了！”布鲁诺抗议道。“我的意思是这可真是件怪事，对吗？当你的生父盘剥你，可这钱根本就不是他的，而是他妻子家里的钱。”他期待着盖伊的评论。

“难道你母亲就不过问此事？”

“在我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父亲就为那笔钱签了自己的名字！”

“哦。”使盖伊感到疑惑的是，布鲁诺究竟遇见多少人，为他们付饭钱，以及叙说同样一个关于他父亲的故事。

“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？”

布鲁诺抬起手来，无奈地摆了摆，接着迅速地插入口袋。“我说过他是一个讨厌鬼，是不是？他千方百计掠夺每一个人。却说他把钱交给我是因为我不工作，这全是骗人的鬼话。他认为我和我母亲过得太快活了，因此总想图谋予

以干涉。”

盖伊能够想像出他和他的母亲，一位长岛上层社会的年轻女人，涂着过多的睫毛油，偶而也像她的儿子一样，沉湎于社交活动之中。“你在哪儿上大学？”

“哈佛。上二年级时被降过级。原因是酗酒和赌博。”他不安地耸了耸瘦削的双肩。“不像你，咳？好吧，我是一个玩偶，是吗？”他把两杯威士忌酒都饮了下去。

“谁说你是了？”

“我父亲这样说的。他应该有一个像你一样正派温顺的儿子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”

“你凭什么认为我既正派又温和呢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你比较持重而且选择了一个职业。像建筑师。我，我好像不喜欢工作，也不必去工作，明白吗？我不是一个作家，一个画家，或者音乐家。如果有人没必要工作，那还有什么理由非让他干不可呢？我将会很容易得我父亲所得的那种病，哈！他仍然希望我参加他的机器公司。我告诉他，他的生意，他的全部生意，就是使杀人合法化。”

盖伊斜视了布鲁诺一眼，往叉起的一块法国炒土豆上撒了一点盐，然后慢慢地嚼起来，享受着晚餐的乐趣，甚至开始模模糊糊地喜欢上了布鲁诺，好像他是在一个遥远的舞台上享受着欢乐。事实上，他在想念安妮。有时这种连续不断地想念安妮的缥缈美梦似乎比外部世界更真实，而外部世界仅仅是些支离破碎的碎片、偶然的意象，就像罗雷弗莱克斯牌相机套子上的擦痕、布鲁诺插入小黄油块上的那支香烟，以及他所讲的把门厅里嵌着父亲相片的镜框摔成的碎片。盖伊突然想起在看望米丽娅姆和去佛罗里达期间，他可能有时去看望在墨西哥的安妮。如果能迅速和米丽娅姆了结事宜，他还

可以乘飞机到墨西哥，然后飞往棕榈滩。他以前从未有如此奢望，因为他承担不起费用。但倘若棕榈滩承包契约获得成功，他就能奢侈的起。

“你能想像比这更具侮辱性的事情吗？把存放我的小汽车的车库上了锁。”布鲁诺的声音已经变得嘶哑，好像被堵塞的喉咙发出了刺耳的声音。

“为什么？”盖伊问道。

“只因那个夜晚他知道我非常需要汽车！最后只得搭我朋友的车子。你说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呢？”

盖伊不知道说啥好。“他掌管许多钥匙吗？”

“他拿走了我的钥匙！从我的房间拿走的！这就是他怕我的原因。那个晚上他离开了住宅，心中非常惊恐不安。”布鲁诺仰卧在椅子上，急急地喘着粗气，咀嚼着一只指甲。有几绺头发被汗水浸湿了，逐渐变成深褐色，似触角一样在他的前额轻轻浮动。着。“我母亲不在家，否则，自然决不会发生此事。”

“当然。”盖伊不自觉地附声道。他们的整个话题已转向了这件事上，他猜想着，不过自己只听了一半。在这节普尔曼车厢里，在那双正盯着自己充满血丝的眼睛背后，在那柔和微笑背后，还隐藏着另一种充满怨恨和不公平的人生。

“因此你就把他的画像摔在门厅里？”盖伊有意无意似地问道。

“我把它从我母亲的房间里扔了出来，”布鲁诺说道，最后三个字明显加重了语气。“我父亲把它放在我母亲的房间里。她和我一样不喜欢这位上尉。上尉！我就这样称呼他，兄弟！”

“可是他干了什么让你感到不满？”

“我和母亲都恨他！他与我们、甚至和任何一个人都不不同！他不喜欢任何人，只贪爱金钱，他赚的钱足以把他吞噬掉，就这些。他的确很精明！是的，但他的良心现在肯定在吞食着他！这也是他想要我进入其公司的原因，好让我象他一样去毁灭他人，去感受一下卑鄙下流的滋味！”布鲁诺握起了那只僵直的手，闭上了嘴巴，合起了双目。

当他那肿胀的眼皮向上一挑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时，盖伊断定他要喊叫一番了。

“无聊，嘿？我只是解释一下为何仓促地先我母亲离开镇子。你不知道我事实上感觉是何等快活！坦率。”

“难道你不能随便离家外出吗？”

开始布鲁诺似乎对他的问题感到迷惑不解，接着坦然地回答说，“的确，只是我喜欢和我母亲在一起。”

他的母亲呆在家里就是为了钱，盖伊推测着，“香烟？”

布鲁诺拿出一支，笑了笑。“要知道，那天晚上他离开住宅，也许是在10年里外出的第一次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那天晚上非常恼火，可能会杀死他，他对此很明白。有过杀人的体会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会有的。我相信将来某一天我会杀死我父亲。”他带着一种迷茫的笑容看了看自己的碟子。“你知道我父亲的嗜好是什么？猜猜看。”

盖伊不想猜。心里油然而生厌烦之感，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。

“他收集面包切刀！”布鲁诺吃吃发笑。

“面包切刀。真的！他收集了好多种，宾夕法尼亚的荷

兰式、巴伐利亚式、英国式、法国式以及许多匈牙利式的，堆满了一屋子。甚至他的办公桌也摆放着肉馅面包的切刀架。你知道孩子喜欢吃的盒装食品吧？他只要写一个公司董事长名片，人家就会送给他一大批。真是机器时代！”布鲁诺笑着低下了头。

盖伊用眼盯着他。布鲁诺本身比他所说的更有趣。“他曾用过这些刀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他曾做过甜面包吧？”

布鲁诺顿时兴味盎然，一扭身，脱下上衣，扔在一个皮箱上。他刹那间好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不过他的心情又骤然平静下来，说道，“我母亲总是叫我把他的面包切刀送还给人家。”一层汗水从他那光滑的脸面上沁出，就像一层薄薄的油，一种喜忧参半的神情也传向桌子对面。“喜欢你的晚餐吗？”

“非常喜欢。”盖伊真心地说道。

“听说过长岛布鲁诺变电公司吗？专门生产交流或直流电装置的？”

“我不太了解。”

“咳，为什么？它已赚了好多的钱。你对赚钱感兴趣吗？”

“并不完全。”

“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年纪吗？”

“29岁。”

“是吗？我倒想说你的年龄还要稍大一点。你觉得我看起来有多大年龄？”

盖伊有礼貌地打量他一番，“也许二十四五岁。”他回